

域外

村上春树已经成了一种情调、一种时尚、一种价值取向、一个文化符号。人们或许要问,其魅力究竟来自何处呢?尽管我们在各种媒体各种场合进行了各种探讨,但应该承认,我们的探讨大多是即兴的、感性的、片断的,在我们面前,村上春树的整体形象仍是模糊的,对村上文学的独特魅力仍缺乏系统性、实证性以至学术性解答。现在,一个名叫杰·鲁宾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从美利坚大地上遥望东方的村上春树,用一本专著《倾听村上春树》为我们做出了解答。

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

我看过不少日本学者写的关于村上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但总觉得不够到位,甚至不得要领——他们太拘泥于细节了——而鲁宾则从大处落墨,线条奔放,气流注,颇有高屋建瓴之感。

艺术上的三个“特别”

鲁宾原先从事以夏目漱石为主的日本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开始研究村上春树。在美国时曾同村上比邻而居,在大学课堂上同村上一起讨论过日本文学,听了村上在美国直接用英语做的讲演,加之是村上部分作品的译者且是村上书迷,从事村上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此次他融会贯通村上迄今刊行的几乎所有作品和访谈文章,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从中梳理出这部“村上春树传”或“村上作品传”。关于撰写动机,他在“致读者”中说,一是解答他翻译村上作品后读者向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为读者提供一些未见于英文的背景资料;二是以其个人的学术经验阐明他对“村上的感受,包括指出其创作上的不足”。

鲁宾列举了在日本对村上批评较多的主要人物:西方的日本文学研究泰斗唐纳德·金(Donald Keene)、大江健三郎和三好将夫。三好将夫甚至认为村上是个玩世不恭的写手,没有任何词句出自灵感或内在冲动这一传统创作动机,要人们不要认真看待村上——“只有极少数人才会笨到用力读他的东西”。鲁宾于是写道:“好吧,那就让我们当一回笨蛋吧!”不用说,哈佛教授一般不至于是笨蛋。他眼中的村上既不完全是日本人眼中的村上,又不等同于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村上,只能是一个美国教授、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村上。

粗线条归纳起来,鲁宾从三个方面做了解答:

首先,鲁宾认为村上文学的魅力来自作品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寻找”。在《一九七三年的弹球游戏》寻找三年前消失的弹球台,在《寻羊冒险记》寻找那只带有星形斑纹的羊,在《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寻找人类心智和它所认知世界之间的关联,在《发条鸟年代记》寻找丢失的猫和离家出走的妻,几乎在所有作品中“寻找认同,以及爱的意义”……若允许我冒昧补充一句,除了寻找,还有消失。因为消失才寻找,或者说因要寻找才消失。消失与



《倾听村上春树》

(美)杰·鲁宾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7月

寻找,可谓村上文学的核心或一大主题。

第二,鲁宾认为村上的魅力还来自其文体的三个特色:简约、韵律、幽默。简约是从冯内果(Kurt Vonnegut)和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学得的。韵律则来自音乐尤其爵士乐的节奏。而幽默,无疑是每个读者都可以感受到的最具村上风味的笔法。不过,鲁宾认为,尽管幽默是村上小说得以跨越种族藩篱的重要元素,但最重要的则是“村上能够盘据你的思绪、挑起各种不可思议的念头”。

第三,鲁宾特别强调了村上小说中的“距离”。“距离”不仅表现在他同他笔下的文字及其设计的情节之间,还表现在他对待生命的态度上。鲁宾进一步断定:“平凡和亲切是他作品最显眼的特征。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的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除此之外,笔者觉得村上的距离感似乎还表现在他对社会制度、对官僚机构以至他置身其间的现代都市的无视和揶揄,从而守住了自己的灵魂制高点和精神优势。

在矛盾中反思历史

鲁宾用不少笔墨分析了村上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态度——对中国人心怀歉疚,并“持续地对中国反思”。村上的父亲战前是京都大学的优秀生,在校期间被征召入伍。村上小时听父亲讲过在中国的骇人经历。此后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情感便十分矛盾”。鲁宾就此详细分析了《去中国的小船》这个短篇,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接触的几个中国人心怀歉疚,“看出村上的确持续地对中国反思,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对中国是日本人的一段痛苦回忆。”

可贵的是,村上没有

至此止步,他还把笔锋指向日本这个国家最黑暗的部位。鲁宾分析道,在《寻羊冒险记》中村上认为是“先生”那样的邪恶力量和权威主义传统“致使日本政府杀害无数中国人”。《奇鸟行状录》最后一段出现“犹如一把中国刀”的尖锐的上弦月,而此时“中国代表着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犯下的骇人屠杀罪行”。村上在美国创作这部长篇的第三部期间,一次接受采访被问及“为什么你们这一代人要对自己出生前即已结束的战争背负有责任”,村上回答:“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当我从某些书上读到日本在中国的暴行时,简直不敢相信。……我想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们做这种事,去杀死或伤害数不清的人们。”并且断言“暴力是理解日本的关键”。

笔者也对此做过一些研究。应该说,从《奇鸟行状录》开始,村上开始告别“淡漠”和“距离”,转而拥抱责任,尤其对日本渐渐怀有社会责任感,其中最主要是开始质疑那段不少日本人讳莫如深的历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日本社会尽管战后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归根结底,日本最大的问题点在于:战争结束后未能将那场战争劈头盖脸的暴力相对化。人人都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以非常暧昧的措词改口声称‘再不重复那样的错误了’,而没有人对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坦率地说,能够对那段历史采取如此态度的日本作家是极为罕见的。在这个意义上,村上绝不仅仅是执著于个人主义的或所谓“后现代”作家,同时也是敢于追问一般日本作家不愿或不敢追问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林少华

国内

易中天的著作,出现频率最多的还是一个“品”字——“品人录”、“品读汉代风云人物”等等,几乎无所不“品”。《品三国》是易中天最近刚刚与读者见面的新书。该书延续了易中天“品”的风格——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人物、事件、问题”的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在妙语连珠中,穿透演义迷雾,还原历史真实。

以现代视角“品”三国迷雾

易中天说:“何为‘品’?就是透过表面现象,去品味现象背后的内容。我喜欢用‘品’。不仅要让读者知道怎么回事,也要和他们一起品其中的道理,而‘品读’就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背后的人性的解读。”

书稿进行无底价竞标

今年元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推出“品三国”的节目后,其妙趣横生的“品”读历史,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当“品三国”准备出版成书时,立刻就受到了35家出版社的“追捧”。最终,易中天和央视国际电视总公司决定,面向全国对该书稿进行无底价竞标。据悉,采取无底价竞标的方式竞争书稿,在全国图书界还是首次。

今年5月底,《品三国》出版招标会在一片关注争议中于北京举行。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印数55万册,版税14%的竞标数值获得易中天《品三国》(第一部)的出版权。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宗培说,这是目前上海文艺出版社付出版税最高的一部稿子,高于《兄弟》。

用当代语言趣说历史

易中天认为,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有三种面目,历史上的本来面目,称之为历史形象;小说、戏剧和文学艺术中的面目,称之为文学形象;民间信仰、民众风俗和一般人心目中的面目,称之为民间形象。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叫历史意见;站在现今人的立场上去看历史,叫时代意见;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去看历史,叫

个人意见。《三国演义》是三国的文学形象,而我重点要讲的是历史形象。

易中天讲历史形象的方式,是“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由一个人物牵头带出事件,然后又通过事件牵头带出其他的人物,比如说到曹操,讲到关东联军,说关东联军必然说到袁绍……他是把人和事混编在一起,每一集都有悬念在里边。

在这一片悬念中,易中天又采用了自己独特的妙语连珠的说史风格。比如说关羽这个人物,易中天调侃说:“屠户把张飞当祖师爷,编织业把刘备当祖师爷。可是,怎么关羽竟然当上了剃头业的祖师爷?不就是都有一把刀吗?可关羽的刀是砍头的,不是剃头的呀!你说关羽一个武将封个战神不就行了吗?怎么还当起财神了呢?依我看啊,关羽,迟早要被民间推崇为爱神”。比如说韩信,易中天如此比喻说:“韩信是待业青年”、“不要以为弯下膝盖就是懦夫,别人惹你一下,你就一下扑上去,一口咬住,死死不放,这是什么?螃蟹。韩信可不是螃蟹”。转面说到刘邦,就现代得更让人喷饭了:“刘邦呢,这时候正由两个女孩子一左一右侍候着洗脚。可能和我们现代人一样,还搞点足底按摩什么的”……

易中天谈古说今,运用了很多当代语言和诙谐说法,在插科打诨中,既阐释出了三国人物的性情、事件、故事,又与现代人的生存、生活、人际关系勾勒在一起,这让历史显得现代而又生动有趣。就如易中天本人说的——讲述历史,除了“正说”,还有“戏说”、“大话”等,而他探索

出的方法是“趣说”。因此,他将古典人物、事件几乎都“现代化”了。有评论家如此赞赏说:对于讲史,易中天说到理想境界,是想树立自己在观众心目中亲民学者形象,让大家认他是一邻居,一朋友,一熟人。应该说,易中天很会讲故事,懂得细节的魅力,掌握史实后,易中天常常揣测历史人物的心理,同时把握好现代人的接受心理,并两相接洽。他在抚摸并抚平一些历史的褶皱,并把它们变成故事和语言的绸缎。这之中,他注重“换算”名称,“换算”心情,“换算”新旧,这就是一个心里装着读者的学者的高明所在。我想,这也应该就是易中天为大众所喜爱的原因所在。

“品读”是对人性的解读

易中天这种“趣说”三国人物,在被众多读者喜爱的同时,也被一些人批评和质疑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

比如“空城计”那段,易中天写道:“第一,你不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探个虚实可不可以?第二,司马懿亲自来到城楼下看见诸葛亮在城楼上神色自若,琴声不乱,说明距离很近,看得见听得清,那你派一个神箭手把他射下来行不行?第三,根据这个郭冲的说法和《三国演义》的说法,两军的军力悬殊是很大的,有说司马懿带了二十万大军的,有说司马懿带了十几万大军的,反正至少十万,你把这个城围起来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不合逻辑的,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子虚乌有。”有人质疑易中天用现代人的视角给司马懿出了三个主意,有些不妥。但易中天不以为然,他说:“我用的可能不是古代人的语言,但那情形还是古代的。我说武器也没说机关枪啊,是箭啊,我用了侦察兵,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词,但探子也有啊。更何况,对诸葛亮空城计的质疑,裴松之等古代学者早就有了!”

对有人称他创造了“麻辣史学”,易中天对这顶帽子并不接受。“让我自己总结出词语来概括我的史学,我还没有想出来。我从来不用‘普及’这个词,我喜欢用‘品’。不仅要让读者知道怎么回事,也要和他们一起品其中的道理,而‘品读’就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背后的人性的解读。”

文青



《品三国》

易中天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年7月